

印度之旅掛明燈：評介歐塔微歐·帕茲(Octavio Paz)，
《在印度的微光中：諾貝爾桂冠詩人帕茲的心靈之旅
(In Light of India)，蔡憫生譯，(台北：馬可孛羅文化，
2000年10月)。

蔡耀明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一. 背景與概要

歐塔微歐·帕茲(Octavio Paz, 1914-98)是墨西哥詩人、作家與外交官，於1990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帕茲於1951年從巴黎被調到印度的墨西哥大使館任職，因此得有初次接觸印度的機會。雖然過不了多久就被調往東京，但在1962年進而以墨西哥大使的身分重回印度，一做就是六年。在這段出使期間，帕茲完全不以職業外交官的生活為滿足，反而經常出之以詩人的情懷和眼光，積極讓自己暴露在印度異文化的氛圍中，很細膩地感受、觀察和省思印度的現實與過往對於像他這樣的一位異鄉人所施加的文化震撼，也因此成就了諸如《在印度的微光中》等蜚聲國際的作品。

《在印度的微光中》於1995年以西班牙文出版，原文標題意指宛如在天色微明之際朦朧瞥見的幾幅有關印度的景象，英文譯本則於1997年問世。書本寫作的主要用意，是替帕茲自己有關印度的詩作《東坡》(Ladera este)提供背景上或註

解上的說明。全書分成四大部分，總共十章。第一部分揭開序幕，回顧自己出使印度的機緣，以寬鬆的筆觸，帶領讀者進入一位初次踏上印度土地的異鄉人對印度所產生的種種的第一印象，以及渴望多加接觸和認識印度所展開的遊歷。第二部分「宗教、種姓制度、語言」(Religions, Castes, Languages)，都是準備深入印度所必須面對的課題，此即構成印度如此與眾不同且難以把捉的三大要項：既深奧難解且又飽滿灌注在人們經營的世間生活的宗教，實施已逾二千年且其複雜程度讓人眼花撩亂的種姓制度，以及反映區域、族群、種姓、文化、歷史、和宗教等繁複關聯的數百種的語言。第三部分「國家的計畫(A Project of Nationhood)，深一層來到現實的人間，揭露出印度在構成現代意義的單一國家所面臨的種種紛歧或紛爭的難題，尤其是經由歷史長遠的沈澱與西方巨大的挑戰，結果在日常生活的模式、政治人物的典範、以及印度教和回教這二大現存的宗教，皆出現二極對立的情境，不僅造成現實上的割裂，也對印度的未來走向投下難可測度的變數。第四部分「實與空(The Full and the Empty)，以「婆羅門教-印度教」(Brahmanism-Hinduism)追求的自我實在性和佛教闡揚的空性為骨架，凸顯印度文化深層的對立模式，而落實在論述各種不同性格的天神、不同的修道要領、解脫觀、和時間觀，企圖將全書帶往精神、靈性與心智的巔峰。

二. 本書特色

印度本身雖然已夠讓人眩惑驚奇，但是《在印度的微光中》之所以成為一部極富特色的作品，卻不在於閱歷的豐富或課題的廣泛，主要還是來自帕茲本身的素養與努力，以及在於切入的方式與風格。帕茲並不是拿他大使的身分在談使節生涯的人事閱歷或趣聞逸事，也不像一般的旅遊文學僅停留在報導異地見聞或記錄個人的觀感。全書所要呈現的重點，可歸納成如下五個特色。

第一，詩意的渲染與藝術的刻畫。帕茲本身就是具有絕頂素養的詩人。他一方面以獨到的藝術品味帶出印度一幕幕富於詩情畫意的風土與文物，另一方面又能深入賞析印度古典的藝術詩篇與藝術的世界。閱讀這一部分的篇章，仿佛請到這位世界頂級的詩人實地來做導覽，大概是全書最讓人心醉神迷的所在。

第二，政治、社會和風俗的結構上的凝鍊與把握。帕茲談到政治、社會和風俗的時候，完全不流於事象的點點滴滴的記述，而是一方面出之以詩人親切的筆觸，另一方面卻又像個社會哲學家，極力在捕捉這些事象所含帶的模式或結構。由於在凝鍊模式或結構表現出簡潔有力的敏銳洞察，帕茲即使在談政治等現實不過的事象，也能不落俗套，處處透顯獨到的眼光。

第三，歷史和文化的溯源。印度有極其悠久與複雜的歷史

和文化傳統。帕茲在書中處處顯示盡了一位詩人最大的努力，來補足對於印度的往昔的認識。他在書中流露的對印度傳統的熟悉和親切，不僅讓印度的現狀鮮明起來，而且使讀者很方便從印度的現狀，找到一些可以走回歷史的路子。

第四，宗教和哲學的經營。印度人心靈的高峰，很大部分繫於獨特且豐富的宗教和哲學。帕茲在全書最勇敢的冒險，就在於大幅越出一位詩人固有的領域，竭盡所能構繪印度的宗教修練與神明世界，以及論陳極其高超且抽象的哲學體系，藉以通往印度人最深邃的心智境界。

第五，文化對話的建立。帕茲並不光光以詩人的身分來看印度，而是同時挾帶大量的其它文化的見地。在這一點上，他在書中最擅長的，就是拿墨西哥來和印度比較，另外也及於希臘、羅馬和中國的文化。至於宗教和哲學方面，他通常拿基督教、回教、西方哲學來和印度做相關的比較。值得注意的是，他往往提昇到模式或結構的層次來進行文化對話或比較，而不只停留在個別或瑣細的事例的層次，也因此使得這兒的五個特色在格調上能夠連貫起來。

三. 如何看待這本書

帕茲自稱這本書並不是供行家來閱讀的，因為它並非知識的產物，而是愛的結晶（中譯本，頁 35）。其實，即使所謂的行家，也多多少少能從這本讓人激賞的精品，感受到帕茲

特有的詩人氣質。他的作品並非不講究知識，而是以盡可能深厚的知識為後盾，但在走進印度的世界和印度進行對話的時候，排在最前頭的，卻是對印度的熱情與憧憬，並且執筆為文的時候，循著詩人的筆觸前行，逐步帶出文字的內在生命力。

然而，全書涉及的課題確實過於廣泛，尤其前面提到的第四個特色，亦即有關宗教和哲學的經營，問題已不在於到底是知性的切入或感性的切入，而在於把握是否足夠精確或實在。帕茲在賞析印度古典的詩篇，都還能夠表現是通過一番原典的閱讀、消化與吸收。但是，幾乎佔了全書四分之一篇幅的宗教和哲學方面的探討，卻很少是直接閱讀原典的所得，而是主要來來自第二手資料。他雖然在寫作的手法上盡量表現出很能駕御論題的悠雅氣度，但是在所謂的行家眼裡，可能一下就看得出相關的基礎工夫很不紮實，因此他即使振振有辭，亦不免乏善可陳，甚至有誤導的危險。篇幅有限，僅略舉三例。例一，「耆那教在古代被視為異端邪說，它是由佛教演變而來。（頁 56）但是，並沒有確切的證據可以支持他所說的耆那教和佛教之間的那種關係。例二，談到佛教的「空」，他指出佛教由初期很接近數論學派（Sāṃkhya）的激進的多元論，到第二階段轉變成像龍樹（Nāgārjuna）所倡導的矛盾的一元論（頁 92）。這完全不知所云，主要是在未讀原典的情況下，就迫不急待貼上現成的意識型態的標籤，

再沿著這些標籤來論陳或解析。例三，全書最大的敗筆應該要算第十三章「對解脫的批判（頁 185-197）。這已是印度宗教學上既嚴肅且核心的課題，在他寫來，卻幾乎不忍卒睹；需知僅看第二手資料是完全不夠資格來寫作像這樣的課題的，即使文筆再好亦然。

帕茲由於深受第二手資料的影響，即不免於襲取早期的一些以歐洲為中心的學者的觀點，例如，所謂「印度文明的基礎是印歐語系（頁 96），恐怕尚有極大商榷的餘地。再者，他的文筆的描繪有時為求生動，以至於走得太遠、說過了頭，反而容易引起讀者的反感，例如，「印度教有如一尾龐大的形而上蟒蛇，緩慢而毫不留情地將外國文化、神祇、語言、信仰全部吞食消化。」（頁 57）

儘管有上述的一些毛病，《在印度的微光中》最寶貴的，還是在於透過一位匠心獨運的詩人，以栩栩如生的筆法，將印度的過去與現在呈現在讀者眼前。從帕茲設計的課題的規模來看，他擴張了一位詩人的本位領域的極限，不僅給他自己，也給讀者高高懸掛印度之旅的明燈。